



三月春暖

乌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三 月 春 暖



乌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一九八二年三月

编辑：乌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印刷：巴盟杭锦后旗印刷厂

零售价：0.30元

目 录

文艺创作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

……………中共乌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琦 (1)

· 小 说 ·

胆……………	生玉银 (3)
匹夫责……………	李润生 (10)
喜帖儿……………	郝文波 (13)
三月春暖……………	郑 达 (16)
调动……………	胡永和 (25)
初到女工班……………	陈 鹏 (28)
无名花……………	丁 白 (35)
沈师傅的徒弟……………	李庆新 (39)
曾记那块大青石……………	萧 潇 (45)
奇妙的家宴……………	杨增义 (51)
在静静的病房里……………	张立明 (60)
花朵在三月里绽放……………	赵良成 (66)
特别奖励……………	马亚波 (70)
新来的邻居……………	杨万成 (79)
“铁佛”逸事……………	董日斌 (83)

· 儿童文学 ·

燃烧的火炬……………	乔澍声 (91)
百花会……………	孙 甲 (102)

新来的同桌·····	张志升 (112)
小流星·····	张星园 (121)
校园内外·····	赵正林 (124)
吃冰棍儿·····	韩雪花 (134)

散文 报告文学

沙冬青·····	张元明 (136)
美从苦中来 (报告文学) ·····	范灯明 (139)
花香四溢·····	王瑞银 (145)
荣誉·····	斯日古郎 (148)
妈妈·····	刘跃晖 (152)
我爱沙枣树·····	吴焕学 (158)
春天的性格·····	郭红光 (161)
一星点点的绿·····	王 岗 (163)
春风歌·····	钱洪东 (165)
登山赋·····	新文兵 (167)

· 诗 歌 ·

写在十字街头·····	尹 军 (170)
她住在矿区里·····	阿 梁 (176)
向庄严的时代报告·····	戈 凡 (181)
植树曲·····	张振华 (184)
篆刻二枚·····	李守义 (12)
封面设计·····	马树河

文艺创作要为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作贡献

中共乌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 琦

在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市文联编辑的《三月春暖》定稿付印。很快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并作为我市广大文学工作者献给《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小小礼物。

今年三月的“文明礼貌月”，是一场波及全民，深入人心的重大活动。至今人们还常常把这场活动比喻为“三月春风”。春风过处，气象更新，生气勃勃，令人振奋。通过这项活动，大力倡导了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使人与人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各级党政军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千上万的人迎着时代的春风，学雷锋，做好事，表现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气。这股强劲的春风，有力地荡涤了林彪、“四人帮”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增强了人们建设四化的信心和勇气。

《三月春暖》是以建设精神文明为主题，记叙我市各族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在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作者大部分是业余文艺爱好者。他们工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尽管他们的作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特别是艺术水平还不够高，但是，

他们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方向是正确的。作品语言朴实，短小精悍都是可取的。

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胜利结束了，但是，文明礼貌活动，“五讲四美”活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还要继续进行。让我们广大文学工作者拿起笔来，多写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使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建设者。



胆

生玉银

炮烟尚未散尽，空气中还弥漫着“梯恩梯”炸药呛人的味儿，我们就闯进为掌子面。我拿矿灯朝回风巷照了照，还不见老鳶头归来的踪影。于是就朝哥们中的“老五”吩咐了一声：“你暂时替老鳶开溜子，早动手，今天争取提前下班。”

眼下，年轻人对“哥们”这个字眼并不陌生。我们哥们五个，虽不是一母同胞，但义气相投，每天朝夕相随，打架斗殴、生死与共。你若以为我们在生产上也是积极分子，那可错了。如在一年之前，我们才不急呢！如今实行了包工计件工资制——干不完不给记工。这一下，我们这些专门靠吃“大锅饭”糊口的哥们混不下去了，一商量，也包了个“小回采”的出煤洞子。今天是自起炉灶的第一个班。我是这群哥们中的“老大”，自然是我的“领导”了。你也别弄错了：我被这一伙尊为“老大”，并不是数我的年令大，而是数我的胆子大——我们哥们的排行是按胆量论大小的。

要提起我们哥们五个来，整个矿区小街，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往街头上一站，凡夫俗子，吓得退避三舍；若有个不相识的，三拳两脚，当下打他个屁滚尿流，磕头告饶，得口称“服了”才行。自然，历次殴斗，我都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的。我的脑袋，曾被石头开过三个口子；我的身上和腿上，留下了四道三寸多长的刀痕……有一次医生为我缝合伤口没有麻醉药，当着哥儿们，我还若无其事地哼起小曲儿：“阿巴拉古、阿巴拉古……”。

然而，自从我们哥们都当上了矿工，来到煤矿这个与大自然决斗的地下战场，我发现，自己曾引以为荣的胆量不够用了。有时甚至我怀疑，自己原来的胆，是不是真正的胆？……

就说今天吧。队上给我们每个“洞子”派了个精通溜子的老工人开溜子，要知道溜子是个复杂而又关键的活儿，我们挑了个老鳊头。“老鳊头”是我们哥们一年前给他起的绰号。那时，我们都还是待业青年，一天，刚看完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我们深深的被敢死队员那般所向无敌，纵横驰骋的英雄豪气冲动着，到街上真想马上遇到个“劲敌”，模仿着敢死队的样子大干一场。可是，偏偏找不到茬儿。我盛气凌人地从小货摊上拿了个苹果咬了一口又信手扔在地上，那小商贩对我这种恶作剧竟忍气吞声，未敢露半点愠色；在街口上，我们又遇到了两月前和我打过架的二牛子。谁知，那草包百步开外就朝我点头哈腰，并掏出高级过滤嘴“钢花”烟递过来，还亲自划火给我点上……，唉，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

恰在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穿劳动布工作服的老工

人，约四十多岁，矮个子，方脸膛，额角上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走路一颠一跛的。顿时，这老工人的拐腿成了我们要无赖时侮辱的笑料。我们的“老二”还维妙维肖地模仿着这老工人一瘸一拐的样子迎面走过去。

“澎！”老二故意膀子一歪，把老工人撞了个趔趄。那老工人抬起头来，横扫了老二和我们一眼，嘴角似乎松动了一下。不知是觉得不屑置辩，还是慑于我们的力量，并没有说话，又低下头默默地向前走去。在我们的一片嬉笑和哄骂声中，如果老工人回首口出一句“不逊之言”，那怕是愤怒地瞪上一眼，我们这些发痒的拳头也会得到充分发泄的机会。可是这老工人竟象思想麻木和表情冷漠的白痴一样，只管低头走他的路，仿佛这一切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唉，这老鳊头，鳊得三脚也踹不出个屁来！”大家扫兴地骂道。也许我们和老鳊头天生有缘？不久矿山招工，我们竟一起分在了老鳊头这个采煤队里。于是，“老鳊头”这绰号从我们嘴里开始叫起了，他并不在乎，有时还竟然照应一声。这次包工，我们哥们一合计：就挑这老鳊头和我们搭伙。看这鳊货这股软绵绵的鳊劲，肯定怎么捏他都行！

今天老鳊头一上来，就先检查溜子。他发现有几节溜子大链该换了，就趁放炮的间隙去回风巷材料库中去找。按作业规程，放完炮后要首先检查顶板，备上柱子，才能掘煤。从前，跟老工人混在一起干，这都是无须我们操心的。现在，要独挡一面了，心里委实有些发虚。我望头上光溜溜的顶板和顶板上几处是“X”型的裂缝，再望脚下等待我们掘完的象小山一样的煤堆，犹豫起来。老二内行似地指指顶板对我说：“这顶板平得象用水泥抹的，不打柱子没问题。”

老三也帮腔道：“备柱子还得到一百五十米外的料卷去扛，中间有两个地方连腰也直不起来，费劲死啦，说不定误了今天的《左罗》”。

是啊，我们今天之所以抢时间，就是因为哥们定好了下班一块去看电影《左罗》。听已看过《左罗》的老四讲，左罗英雄极了，艺高胆大，神出鬼没，尤其是那剑，要绝了！对，一次不打柱子没问题。象这样瞻前顾后，缩手缩脚的犹豫不决，哪象个做英雄的派头？于是，我心一横，朝远处的老五晃晃灯发出开溜子的信号，然后朝站在我周围的弟兄们一挥手，下了令：“哥儿们，提攉煤机，干！”

意想不到，大自然这怪物，可不象老蔫头那样好欺侮，没攉几下，就给我们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下马威：

“轰隆！”——

一声巨响，煤尘乱滚，沙石横飞。天哪！右侧顶板上那片呈“X”型裂缝的地方，有一块炕面大的巨石塌下来，象一阵旋风卷过，整个掌子面都被砸得战栗了几下。紧接着，就听见老二尖叫一声，在巨石旁跌倒了。象引起连锁反应一样，我的头顶上也开始簌簌地往下掉碎石。老三惊呼一声：“要冒顶了，快跑哇！”老四也惊慌地跟着老三踉踉跄跄地开了腿。

我顿时慌了神，手足无措，平素的胆量也不知飞到哪去了。只听老二正在声嘶力竭地向我呼救。“大哥，我被压住了，快拉我一把。你可别跑呀，咱们死也要……”。那声音吓得都变了调，带着哭腔、颤抖、晦涩、沙哑，简直象从地下发出来的，好像是地狱冤魂的哀嚎，在这阴风飒飒，黑雾弥漫的煤海里，更加令我毛骨悚然。

恰在这时，“咯嚓”一声，我身旁一根细木柱子断了。那可怕的断裂声惊得我全身都痉挛起来。一种死亡的恐怖攫住了我的心；啊，这是不是大冒顶的前兆？……此刻，我觉得顶板的裂缝仿佛变成了魔鬼裂开的嘴唇，在狞笑着下沉，向我逼来。再走迟了，恐怕我就要变成巨石下的齑粉，和老二同归于尽了。但此刻，我这个发誓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英雄，再也顾不上被压在石头下面的“朋友”了。在需要“同死”的关键时刻——我却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贪生欲望。我的抉择是如此果断，朝老二厚颜地喊了一声：“我找人去。”尾随老四的背影拔腿就走——只有傻子才听不出，这是借口逃走的遁词！正当这时，背后还传来老二那绝生的哭嚎声：“老大，你怎么也跑啦？我完了！啊——呜、呜……”。

就在这时，一道雪亮的矿灯光柱，从对面回风巷的洞口射过来，老蔫头瘦小的身影在我们对面出现了。只听他“冬”地一声将肩上的大链往地上一丢，迎头拦住了我们这支仓惶逃跑的队伍问：“是不是塌方了？砸住人没有？”

“——没——砸住了”。打头的老三支支吾吾地噤着，因为此刻，还能隐约听见从掌子面上传来老二那微弱的呻吟。

“混蛋！”老蔫头粗野地骂开了：“你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你们懂不懂挖煤工的规矩！砸住人不能跑，有一线希望也要救？你们平时打架斗殴的那能耐跑那去了？”骂着，随手从身后抄起一把攉煤锹，用铮亮的锹锋对准我们这几个还想伺机夺路逃走的哥们，怒吼道：“扒塌方正是抢时间、抢人命的时候，你们谁敢跑，我就把谁的脑袋劈烂！”

真不敢相信，转眼之间，绵羊般的老鳊头变成了一头望而生畏的雄狮。他愤怒地喘息着，向我们逼近，眼角的鱼尾纹随着怒目的圆睁而舒展放射开来，额角上暗红色的伤疤剧烈地跳动着，瘦小的身材上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慑力量，象一堵压过来的墙。

他环顾了一下整个掌子面的地势，又用矿灯仔细照了一下顶板，威严地下令道：“溜头有昨天剩下的四根柱子，一人捎上一根，沿左侧煤帮往上走。快！”说着，第一个头前向塌方处大步走去。

此刻，我们四个才象思想麻木的白痴一般，机械地、驯服地按着老鳊头的意志执行着。如其说我们是在铁锹的威逼下，还不如说我们是在良心和正义的鞭笞下返回塌方地点的。老鳊头吩咐我们在四周打柱子，而他自己则匍伏到最危险的中心——一块摇摇欲坠的岩石下，动手扒老二。塌方随时可能再发生，我们一面紧张地监视着老鳊头头顶上岩石的动静，一面在外围（老鳊头不让我们靠近）传递着老鳊头从老二身上扒出来的石头。老二虽然只被埋住了下半截，但昏过去了。脑袋大概被一块小石头砸中了，鲜血象一条红色的蚯蚓从面颊上爬下来，只有鼻翼的翕动说明生命还没有离开他。被砸弯的攉煤机钢铁的筋骨保护了他，但也卡住了他，使他拔不出腿来了。

突然不知那儿，又“轰”地塌下一块巨石，那声响不亚于刚才塌落的这块。我的心悸动了一下，不由得惊恐地抬头回顾。但一看老鳊头，他只管头也不抬地拼命扒着，对头顶上摇摇欲坠的巨石象兰天白云一样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血，一滴滴殷红的血，从老鳊头磨破的指缝上渗出来，沾在从老

二身上扒开的石块上……。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此时才真正信服了以前采区里关于这个貌不惊人的“蔫货”传奇般的事迹：为了保护价值上万元的机组，他临危不惧维持顶板，砸伤了额角；为了抢救掘进工作面上正在生产的十个工友，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巧挡飞车，被矿车挤断了腿……。

我们这些处于麻木状态的哥们此时仿佛被注入一种新的血液，空虚幽暗的心灵中射进一线阳光，再也呆不下去了。我第一个抢上去，拽住老蔫头的手，用颤抖的声音道：“钟师傅，我们扒，你给我们看住顶板就行了。”几个哥们也蜂拥而上，恐惧和害怕仿佛都从身上消逝了——这是我对他的称呼第一次去掉“蔫”字，尊呼其姓。此时头顶上依旧象刚才一样间或往下劈哩啪拉往下掉碎石头，但有钟师傅在场，似乎身边支了钢梁铁柱，心里踏实了许多……不一会，老二就被扒出来了。他醒来第一个表情：就是望着我们这些在危难中抛弃了他的“哥们”，咧着嘴哭了。

队长闻讯从别的采煤“洞子”赶来，气坏了。对我们这种违章作业，造成事故的行为正待要大发雷霆，谁知钟师傅一句话全搭过去：“要处分就处分我吧，这个洞子就我一个老工人，他们都还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呢。”说完，拣起大链板，又恢复了一颠一跛的常态，向溜子走去。

我的泪水把眼睛遮住了。我第一次自愧形秽，啊，胆量，我原来少得那么可怜，那么懦弱，那么丑恶！雄浑而广阔的煤海衬着钟师傅那走路永远失去平衡的身影，越发显得高大、魁梧，象铁铸的金钢一样矗立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和我心目中的左罗融合了……啊，他，不正是胆量的化身，正需要我五体投地崇拜的英雄吗！

匹 夫 责

李润生

抗洪大军正和黄河洪峰抢速度。卖茶老汉岳贵担着吱呀吱呀的茶挑随在人流之后，直奔黄河大堤。他边走边盘算，今儿肯定是会结结实实赚几个的：一，人多；二，汗多。两多加到一块儿，茶水就会变成大把的钢蹦儿，这是万万不会错的。

老岳贵来到大堤之下，只见十里长堤堤上堤下，人的墙，人的山；掘的，挖的，推的，拉的，人们的脸上淌着汗水。这大堤上下的“两多”，促使他急忙摆开茶摊。这当儿，他的第一个顾客已经光临了。这是一位50多岁、干部束装的人。那人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端起一杯茶水，喉咙里立刻传出一连串咕嘟咕嘟的响声。

“咋样？”老岳贵小心地问。

“不妙啊！流量达5,700多立米/秒啦！”喝水人喘着粗气答。

一阵隆隆的水声滚来，那人放下半杯茶水，撂下一枚5分的钢蹦儿，转身扑向堤

粹。

“哎哎——找钱！”老岳贵急了。“顾不上了。”那人留下了沙哑的嗓音，匆忙而去。

老岳贵心不在焉地拣起钢蹦儿，忐忑不安起来：“顾不上了！”是呵，大堤吃紧啊！于是他又念起“秒呵，量呵，立米”来。他虽然不识字，但隐隐地觉着那几个生疏绕口的词儿，似乎每一个字都和自己，和千家万户的身家性命、希望幸福系结着。民国九年的一次黄泛，死里逃生的老岳贵清楚地记得：浑黄的浊浪排墙似的呼隆隆滚将来，20几个县顷刻变成汪洋一片，他一家5口人，被洪水一口吞下去4口……想到这儿，老岳贵手抖、心跳，那钢蹦儿险些掉在地上。

按说，茶水的质量，清香、醇正，正经的旗枪叶子，且是放了白糖的，决不象别的茶家那样放上糖精哄人。货真价实，和二分钱钢蹦儿等价交换，不必抱什么遗憾。但老岳贵今儿却不然，捏在手里的钱简直象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范市长——电话！”临时工棚里传来喊声。只见大堤上应声跑下一个人来，擦着茶摊向工棚跑去。老岳贵清清楚楚看见那人眼里的血丝丝，没错，正是那位买茶人。

又是一排急浪滚来，冲刷着堤岸，撞击着老岳贵的心。他对自己埋怨道：“不看啥时辰，喂，我咋这么糊涂哇！”

老岳贵挺直了身子，一手拎起闪亮的铜壶，一手捏着4个杯子，几乎和返回的那买茶人同时上了堤岸。他那瘦小的身影在人们中间闪来闪去，越发显得利落。带泥的手，打泡的手，裂口的手，不时向他伸来，而他只顾倒茶却不收钱。

当人们挤着追着送钱与他时，这位50多岁的老头儿却扯起亮堂的嗓门喊起来：“喝茶咧——免费供应茶水喽——甜茶水哟——”

傍黑时分，起风了，河岸则更凉些。大堤还在加高着，变宽着，终于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泥土的山脉。从堤上下来的人都说老岳贵受到了市长的表扬，说他尽了匹夫之责。起先，老岳贵不信，待到人说的多了，老岳贵却认真地思考起另一个问题来：啥责来着？他想了半天到底也没弄清楚。

